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

司馬太師温國文正公年譜卷之四

錫山顧棟高輯
吳興劉承幹校

治平三年丙午　公年四十八歲

公爲龍圖閣直學士

正月辛酉從兄太常少卿里卒于乾州官舍公作墓誌

十三日論追尊濮安懿王爲安懿皇

略云前世帝王以旁支入繼大統尊其父爲皇者

自漢哀帝始其後安桓靈繼之今陛下法漢之昏

主不足以爲榮仁宗德澤在人海內所以歸附陛
下者以親受仁宗之命爲之子也今加尊號于濮
王孰不解體不足以爲利孝子愛親則祭之以禮
今以非禮之虛名加于濮王于濮王亦復何益此
蓋政府欲文過遂非不顧于陛下之德有所虧損
也又聞欲託皇太后手書及不稱考而稱親雖復
巧飾百端豈能欺皇天上帝與天下之人乎
進通志表
略云臣少好史學病其煩冗常欲刪去其要爲編
年一書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伏遇皇帝陛下留意

藝文講求古訓臣有先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二十三年盡秦二世三年史記之外參以他書于七國興亡之迹大略可見不敢自匿謹繕寫隨表上

進

二月八日論呂誨范純仁呂大防不宜出外

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奉敕修纂類篇

寶元二年十一月翰林學士丁度等奏今脩集韻添字既多與顧野王玉篇不相參協欲乞委脩韻官將新韻添入別爲類篇與集韻相副施行時修韻官獨有史館檢討王洙在職詔洙脩纂久之洙

卒嘉祐二年九月以翰林學士胡宿代之三年四
月宿奏乞光祿卿直祕閣掌禹錫大理寺丞張次
立同加校正六年九月宿遷樞密副使又以翰林
學士范鎮代之治平三年二月范鎮出知陳州又
以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代之見類篇卷後記

三月二日論傅堯俞趙鼎趙瞻不宜出
時三人新使契丹還上疏乞與誨同貶

十一日乞與傅堯俞等同責降
略云臣于陛下卽位之年四月二十七日已嘗上
疏豫戒追尊之事及政府請議典禮陛下令候過

大辯臣與傅堯俞等六人郎白政府以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議及詔禮官詳定臣又獨手撰奏章若治其罪臣當爲首今堯俞等皆已遣逐而臣蒙恩除龍圖閣直學士同罪異罰有累公朝臣實無顏尙居故位乞一例責降

夏四月辛丑詔編歷代君臣事迹

公奏曰紀傳之體文字繁多學者不能綜況于人主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凡關國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以爲法惡可以爲戒者依左氏傳體爲編年一書名曰通志約戰國至秦二世爲八卷以進

英宗悅之命續其書置局祕閣公又薦翁源縣令
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有史學乞同修詔從之
後君錫以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劉攽代之
此據續通鑑所載案公作十國紀年序云英宗
命自擇館閣英才同修公對曰館閣文學之士
誠多至于耑精史學臣所知唯和川令劉恕一
人而已與此所稱翁源令稍異
公與劉道原書云近因修南北朝通鑑得細觀
李延壽書敘事簡徑比于南北正史無煩冗
蕪穢之詞竊謂可亞陳壽恨不作志使數代制

度沿革皆沒不見道原五代長編若不費功計不日即成若與沈約蕭子顯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刪次補葺別為一書與南北史隋志並行則雖正史遺逸不足患矣不知肯有意否其符瑞等皆無用可刪後魏釋老志取其要用者附于崔浩傳後官氏志中氏族附于宗室及代初功臣傳後如此則南北史更無遺議矣

治平四年丁未　公年四十九歲

公任龍圖閣直學士

春正月八日英宗崩神宗即位

二月公知貢舉

公率同列上言所考試合格進士許安世以下三百五人分四等明經諸科二百十一人分三等詔進士第一第二第三等賜及第第四等賜同出身明經諸科第一第二等並賜及第第三等賜同出身勑下貢院放榜長編

宋初承唐五代每歲一行貢舉至眞宗天禧三年改爲四歲一行至仁宗嘉祐二年改爲間歲一行至是始定三年一貢舉之制百世不改案稽古錄云是年十月丁亥詔自今三年一開舉場

參知政事歐陽修疏薦

略云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爲言五六年間未有定議最後光敷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爲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于國有功爲不淺矣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愼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今雖侍從

日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忝在政府

詳知其事不敢不奏

按公以濮議與歐公齟齬爲不少矣而歐之薦

公不遺餘力古大臣之用心如此未幾歐罷參

知政事而公遂駸駸大用

三月除翰林學士固辭不許有辭免翰林學士狀二劄子一

帝面諭公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

唯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

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

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曰不能四六何

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閤門强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行狀

閏三月議祧遷

略云臣先于嘉祐八年仁宗祔廟時已曾上言僖祖當遷夾室當時議臣皆不以為然朝廷遂從衆議臣謹按王制稱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明太祖之外止有三昭三穆是以前代帝王于太祖未正東向之時大率所祀不過六世若僖祖于今日方議祧遷則是太祖之外更有四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八不合先王典禮臣愚以爲
仁宗祔廟之時僖廟已當遷于夾室今大行皇帝
祔廟順祖當遷于夾室臣既承詔旨與議不敢不
盡所見以對
是年英宗升祔始遷僖祖于夾室後熙寧六年
王安石復用元絳之議謂若是則子孫得以功
德加其祖考乃復僖祖還太廟爲始祖王偁曰
甚矣禮之難言也宋興創業垂統實自太祖而
始祖之奉乃捨本統之所因而推追尊之所自
是豈合于禮哉元絳之言美則美矣而未盡善

也至今太祖東向之位猶未正云

按伊川謂畢竟介甫所見高於世俗之儒朱子因之遂力祖安石議而絀韓維孫固及公之說與汝愚爭辨夫程朱大儒豈後世所敢輕議然公此議畢竟允協後之議禮者自辨之

夏四月除御史中丞

初中丞王陶謀欲易置大臣自規重位因劾韓琦不押文德殿班爲跋扈琦閉門待罪吳奎以陶爲過言詔陶爲翰林學士而公爲御史中丞兩易其任奎又言陶排抑忠良不黜無以責大臣展布陶

遂言奎附宰相欺天子帝以陶過毀大臣出知陳
州奎亦罷知青州公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
之誠過然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論宰相罷則
中丞不可復爲臣願候宰相押班然後就職復言
吳奎名望素重于陶今與陶並黜恐大臣皆不自
安請且留奎政府以慰士大夫之望帝並從之
初除中丞上殿劄子
略曰臣蒙恩備位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言
先以脩身治國之要爲陛下陳之此太平之原本
也脩心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有三

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臣爲諫官時卽以此六言

獻之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學力

所得盡在是矣

五月十二日乞留韓維呂景

略曰二人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于臣僚中最爲

難得一旦俱從外補臣竊爲陛下惜之必若不可

留乞于舊臺官呂大防郭源明馬默等數員內選

擇一人以補其闕所貴得質直之人克厭衆心

二十二日乞餙省御史條約

略曰伏見國家毎選御史官拘定資序是以百僚

之中可舉者至少苟資序相値則又未必賢夫御史之職但當求忠亮方正之人區區資序何足比較乞自今減省條約庶幾取人路廣有可選擇

二十四日上聽斷書

略曰近來政府言職迭相攻毀分爲兩朋有如讎敵葢由人臣各務逞其私志互爭勝負不顧已之是非人主不忍違逆人情兩加全護不肯判其得失是以紛紛日鬬而未有已也人君當以剛健爲德以重厚爲威乞自今後以大公至正之道決之若大臣所謀果是不必顧惜言者言者所陳果當

不必曲徇大臣位無高下言無先後唯是之從若
其人固有爭執陛下更以理道往返與相詰難果
有可取勿憚改爲若漢宣帝之于趙充國則萬事
無不當矣必若是非顯然而其人強很不已雖加
罪黜天下豈以爲不可哉

乞不更責降王陶

初陶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
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己受陶而宰
相獨不能容乎乃已

略云竊聞政府以王陶謝上表語言狂率恣爲詆

毀欲乞重有責降臣伏見仁宗皇帝以來委政宰
輔宰輔之權誠爲太重今若又以表文爲詆毀重
加責降臣恐人主之權益去大臣之勢遂成興衰
之譏于此乎在伏乞于宰臣進呈之際諭以躁人
之言不足深責前已斥外豈可更加貶責若其再
三執奏則正色語以王陶前作中丞譏切朕躬不
無過敢之語朕亦未嘗加怒欲以開廣言路豈可
觸犯卿等必欲再三責降方爲快意耶此非欲保
全王陶欲使臣僚知陛下英武他日大臣儻有欺
妄臣下敢言之耳

按公疏中口口不滿魏公豈非以其刺義勇事太固執耶然王陶謂魏公跋扈實出小人傾險覬居重位非如唐子方于文潞公之比但魏公似宜避嫌耳而吳奎謂宜加遠斥以保全大臣豈可謂之阿附哉乃公于王陶則曲爲寬假于魏公則責賢者備幸逢魏公大度于公始終無嫌隙若荆公當不免虎口矣

六月三日論王廣淵

略曰臣待罪憲府受任以來于今踰月而寂無所糾誠負大恩伏見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傾巧

姦邪交結近侍乞盡奪去職名除一遠地監當已而以舊職出知齊州仍賜章服公言如此乃是賞之非斥之也乞依臣前奏并去比來章服

論郭昭選等不宜除閤門祗候

略曰國初草創天步尙艱故郎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近遂踵爲故事凡東宫僚吏一槪超遷謂之隨龍夫閤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厮役爲之又聞因昌王入言得此特旨此尤不可陛下之于昌王但當極其友愛至爵賞權柄當決之聖心昌王亦不當關預陛下亦不當聽從

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且不許況爲他人求官職乎

六月十一日論高居簡不宜仍句當御藥院乞加竄逐

略曰祖宗以御藥一職最爲親密至內殿崇班即令出外蓋以日月寖久官資稍高防其憑恃威靈竊弄權柄慮至深遠伏見高居簡工讒善佞久處近職罪惡甚多宜亟行竄逐或聞陛下欲待居簡自求引退此特以待國之大臣耆年有德者則可爾豈所施于闈閣小臣彼自託宮禁譬如狐鼠依

憑城社豈肯離去伏望陛下送居簡付所司明治
其罪以彰至公之道章五上上爲盡罷寄資內臣
居簡亦補外
按宋之法制如此豈復有明季宦官之禍況宋
制內官極品不過云內殿崇班而明乃有司禮
秉筆之稱以絲綸之柄寄于閹寺之手紀綱安
得不倒置哉
六月十七日言振贍流民
略曰臣竊見朝廷差官支撥粳米給河北經過流
民大人一斗小人五升仍告諭在京難以住泊令

速往豐熟州軍存活者臣竊恐朝廷此舉有損無益何則民之去來視乎利害若京師可以住泊雖驅之亦不肯去若外州可以存活雖留之亦不肯止固非口舌所能告諭今京師差官散米恐河北饑民未流移者聞之亦且誘引入京京師之米有限而河北饑民無窮既而無米可給則不免聚而餓死一斗五升之米止可延數日之命豈能濟其饑饉之厄哉夫民非樂去其鄉直以豐稔之歲粒米狼戾公家既不肯收糴私家又不敢積蓄上下偷安莫為久計一遇水旱則索然無以相救加之

監司守宰多不得人增無名之賦興不急之役民無以為生遂不免有四方之志委其累世之業相攜就道若所詣之處復無所依進退失據彼老弱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起為盜賊將安歸乎以臣愚計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為監司察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斛斗先振土著農民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之日官為理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而饑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棄舊業浮游外鄉居者既安則行者思返縣縣皆然豈得

復有流民哉臣向謂王者以天下爲家不可使惻
隱之心止于目前者此也
按公此疏則貧民舉債富民取息官且代爲淸
理是勸富民積蓄而使貧民有可生之路也荆
公乃惡其兼并而欲以靑苗代之夫使民與民
交易雖兼并不至甚病而況又有官法以持之
若使官與民交易則有州縣之抑配吏胥之侵
尅里正之追呼官府之敲朴如以石壓卵其勢
立碎患不可同年語矣且官出印厤則富民不
敢重取利貧民亦不敢不思償又此止行于凶

歲非如青苗之法歲歲必欲取四分之息也其

利害之相去不較然遠哉

本朝上蔡張沐爲內黃令歲饑勸民富出貸令俟豐熟

日出息以償未幾富民爭出粟縣遂以濟張清

恪公伯行救荒事宜亦云勸諭蓄積之家許行

出利借貸與人候豐熟日償還如有姦猾之人

不肯償還者官爲理索追比不令逋欠是近世

名賢猶有舉行公之遺意者

七月二十七日論王中正不可句當御藥院

略曰伏見陛下盡罷寄資近臣高居簡等令補外

中外欣然尋聞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又以王中正句當御藥院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也中正素聞姦猾頗好招權又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羣臣能否夫陛下有腹心耳目股肱之臣天下之事何患不知今乃深處九重之內采道聽塗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哉是讒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爲之受其譏謗也聞中正差往陜西知涇州劉渙等曲加謟奉郵延路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俄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是中正弄權已有明驗臣恐天下將輿金輦璧而奉之矣外議又言

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退兩府當有遷補萬一有無廉耻之人或陰結此屬以求進用此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察

論王中正第三劄子

略云伏奉手詔王中正等事得之何人臣蒙恩擢御史中丞凡與賓客語言無不詢訪時事率皆奏陳此事臣得之賓客前後非一人至事之有無唯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戒

八月八日英宗靈駕發引二十七日葬永厚陵公奉

敕充山陵儀仗使賜絹一百匹錢二百貫充盤纏

二十九日降中使賜銷金五十兩銀合重三十兩

三上章辭從之

九月八日論石椁

略曰永厚陵皇堂卷龕石四重其二重並寄枋木之上陛下孝心深遠以爲枋木終歸朽腐儻異日石隕墜于梓宫非便發自聖謀欲爲石椁而修奉山陵都護宋守約鈐轄張若水乃敢百端沮難令石匠作頭供狀稱進入梓宫後連夜造作計二十四時辰方得了畢如別差人定奪能先得了當者

甘軍令不辭是致日期皆曾改移臣目覩內臣黃
懷信用夷牀𦈢牀等下梓宮數刻之間安厝已畢
乃知守約等欺罔挾詐乞嚴行責降遇赦不原黃
懷信宜優與酬奬

論衙前

略曰近下詔書以州郡差役之煩使民無敢力田
積穀求致厚產令中外臣僚詳定利害奏聞者臣
見國家以民間苦里正之役改置鄉戶衙前又以
諸鄉貧富不同乃立定衙前人數選物力最高者一
戶補充行之十年民困愈甚富者反不如貧貧者

不敢求富其故何也向差里正例有更番借使鄉

有上等十戸一戸應役則九戸休息可以嵩意營

生今衙前乃一槪差遣其有力人戸常充重役自

非家計淪落則永無休息之期以爲抑强扶弱寛

假平民殊不知富者既盡則貧者亦必不免是使

日削月朘磨滅消耗不至民窮而爲盜賊不止也

又里正止管催税人所願爲衙前所管官物乃有

破壞家產者是民之所苦在衙前不在里正今廢

里正而存衙前是廢其所樂而存其所苦也臣嘗

行村落中見農民生具甚微問其故皆曰不敢爲

也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匹之帛鄰里已目爲富室指抉以爲衙前矣況敢益田疇葺廬舍乎臣聞其言愍焉傷之安有聖帝在上使民不敢爲久生之計伏望特下指揮令州縣相度上件里正衙前與鄉戶衙前各具利害奏聞隨其所便別立條法庶令百姓敢營生計

此荆公僱役之法所由始也其法分民之貧富爲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先是州縣僱直多少隨戶等均取僱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

旱謂之免役寬賸錢

當時以衙前爲重役當之者無不破家蕩產韓
絳爲江南東西路安撫使爲五則衙前奏行之
民以爲便及爲三司使首建議除鄉役及弓手
與錮除外其餘並出錢品官不必充役而無業
之民得以應募判公領條例司深以爲然遂推
廣衙前之法以及他役上下皆以爲便范忠宣
獨憂之曰民力自此愈困矣或曰每歲差夫一
丁費萬錢今以七千免一丁又免百姓奔走執
役豈不便乎公曰每歲差夫雖曰萬錢然隨身

者不過三千又得一丁就食于官今免夫所出
七千盡歸于官矣民又坐食于家益力者身之
所出錢者非民所有今捨所有而征所無民安
得不病此一事富民不親執役者以爲便窮民
有力而無錢者非所便也又況差夫必計其的
確合用之數縱使所差倍其所役則力愈衆民
愈不勞今若出錢免夫雖三分之二亦可取十
分免夫錢其弊無由致察又從來差夫不及五
百里外今免夫錢無遠不届若遇掊克之吏則
爲民之害無甚于此

九月二十四日論橫山

略曰臣聞有邊臣言趙諒祚部將輕泥𡁩側欲以橫山之衆攻取諒祚朝廷許令招納臣竊唯諒祚雖時有偃蹇然猶稱臣奉貢未敢顯然自絕今乃誘其叛臣以圖之恐邊事之興由此而始𡁩側自程戡在鄜延時已有聲聞云欲歸降迄今數年朝廷屢召邊臣與之謀議安有虜中全不覺悟寂無誅討者臣竊疑其內挾詐謀或者諒祚久懷逆計以朝廷待之恩禮優厚無因而發故遣其部將詐降以卜之若朝廷受之則將歸曲而責直得爲以

背叛之名或者使其部將詐言勢孤力弱不能獨制諒祚乞朝廷遣將出師為助而陰設伏兵以徼大利此二者皆未可知若一有之則今日受之正墮其計中矣縱使嚷側實有降心蓋亦私有忿恨或別負罪慝反側不安欲藉大國之威其所部之民未必肯盡從也雖其自言權勢之強甲兵之盛蓋亦自誇以求售實未必然借令實能舉兵以敵諒祚戰而勝之則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也若其不勝必引其餘眾南奔中國諒祚悉其境內之民以追之怒氣直辭長驅入塞當是之時非

移所能解臣恐朝廷不唯失信于諒祚又將失信
于嚷側也若嚷側餘衆無幾猶可以縛而送之以
綏諒祚之兵然形迹已露諒祚必叛無疑也若嚷
側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
突據邊城以救其命更爲中國之患陛下不見侯
景之事乎今內郡無一年之蓄左藏無累月之財
民閒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旱則化爲流殍戎事
不講將帥乏人士卒驕惰教閱稍頻則愠懟怨望
給賜小稽則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
進遇鄉邑小盜則望塵奔北國勢如此乃欲挑陛

梁之虜不亦殆乎爲今之計莫若且勤內治俟百
職既舉庶政既修百姓既安倉庫既實將帥既選
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唯陛下之所
欲爲今八者無一而輕信狂謀詭辭臣恐不止爲
邊境之憂而已願陛下深留聖思毋貽後悔不聽
時朝廷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得戶萬五
千兵萬人費六十萬萬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
定西方用兵自此始
按行狀及綱目通鑑皆云西戎部將嵬名山此
云輕泥嚷側小異

二十七日論不得言赦前事

略云伏覩手詔中外言事按察官司不得以赦前事舉劾臣唯按察之官以赦前事興起獄訟枉繫平民禁之誠爲大善至御史言事之臣恐難一例何則御史主于糾摘姦邪姦邪之狀非一日所爲國家數下赦令一歲或至再三若赦前舉不得言則可言者無幾矣萬一朝廷誤用姦邪之臣御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臣恐言者得以箝口偷安姦邪得以放心不懼非國家之利伏乞追改前詔除去言事兩字

論張方平不宜參知政事

略云伏見陛下用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參知政事方平姦邪貪猥衆所共知兩府係國安危苟非其人爲害不細臣職在糾繩不敢塞默

初公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政府帝不從故罷公中丞仍還經帷通逹銀臺司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駮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帝曰所以徙光者

復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

賴其勤學耳非以言事故也

是月王安石亦除翰林學士

按行狀不載論張方平事葢方平素與蘇洵游

披公爲之諱也

十月一日再論張方平

略曰臣近上言張方平事未蒙施行尋聞除臣翰

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若臣所言果是則方平當罷

政事若其非是則臣爲譖毀忠賢亦當遠貶今兩

無所問而臣復加美職未曉所謂伏望察臣前言

方平事爲是爲非早賜施行所有新命未敢祗受

方平尋以父喪罷

溫公日錄云延和登對論張方平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衆言輒紛紛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堯所難況陛下新卽位萬一用姦邪臺諫循默不言陛下何從知之此乃非朝廷好事也

初二日乞免翰林學士不許

略曰臣奉聖旨令讀資治通鑑其書卷帙尙少須日逐編修史籍繁多恐難應奉禁林文字乞免翰林學士一職伏蒙宣諭但權免學士院文字臣退

自唯念若取學士之名以自榮而不供學士之職
素餐孰甚于此伏乞遂其私願只以侍讀學士編
修資治通鑑材器稍宜職業無曠不勝幸甚

甲寅初赴經筵讀資治通鑑
帝預製序文面賜公令候書成寫入又賜穎邸舊
書二千四百二卷
溫公日錄云甲寅予初赴經筵上手書資治通
鑑序以授光光受讀降再拜讀三家爲諸侯論
上顧禹玉等稱美久之

壬申譔武陽縣君程氏墓誌銘東坡穎濱之母

十二月上類篇四十五卷

序云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獲
共處夫字書之于天下可以爲多矣然而從其有
聲也而待之以集韻凡字之以聲相從者無不得
也從其有形也而待之以類篇凡字之以形相從
者無不得也既盡之以其聲而又究之以其形而
字書之變乃曲盡蓋景祐中諸儒始受詔爲集韻
之書既而以爲有形存而聲亡者不可以得于集
韻于是又詔爲類篇凡累年而後成以說文爲本
而其例有九凡十四篇目錄一篇每分上中下總

四十五卷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青二萬一
千八百四十六
熙寧元年戊申　公年五十歲
公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
言行錄呂晦叔曰昨使契丹北中接伴問副使狄
諮曰司馬中丞今爲何官諮曰今爲翰林兼侍讀
曰不爲中丞耶聞是人甚忠亮
二月丙午公登對乞一州上不許曰君子小人皆知
卿方正呂公著使契丹亦問有司馬光者其人甚
方正今爲何官名爲夷狄所知柰何出外初公罷

御史中丞契丹因問公著以公何不爲中丞公著
歸告于上故上知之長編
公方登對時上問曰召還韓維如何公曰韓維陳
薦忠厚方正者也呂誨與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
皆中正之臣也願陛下常識其名范忠宣言行拾遺
謝賜資治通鑑序
略云褒貶是非古人有所未至造端立意愚臣不
能自言陛下一賜指陳渙然冰釋至于博而得其
要簡而周于事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臣實何
人克堪斯語

三月二十一日辭免館伴

略曰人之材性各有能否臣講讀經史麤有可采而應對賓客實非所長向以名犯北朝諱元不曾接伴亦不曾奉使兩朝事體正如牆面加以稟性昏戇恐言語之際必有遺忘差錯或漏洩機事或抵觸使人恐貽朝廷之憂伏乞于兩制中別差人館伴貴無闕誤

議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而自首狀

知登州許遵奏婦人阿云于母服內與韋阿大定婚後嫌韋阿大夜間就田中用刀斫傷縣尉令弓

手句到問是你斫傷本夫實道來不打你阿云遂從實招刑部大理寺皆作謀殺已傷當婦絞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下公與王安石定奪安石以爲遵議是後朝廷竟從安石議

公上議略云凡因犯他罪本無殺傷之意不得已致有殺傷者佗罪雖得首原殺傷不在首例其直犯殺傷更無他罪者唯未傷則可首但係已傷皆不可首也豈可以謀與殺分爲兩事欲以謀爲所因之罪得以首原乎況阿云嫌夫醜陋親執腰刀

就田野中因其㕑𤻲斫近十刀斷其一指初不陳首直至官司執錄將行拷打勢不獲已方肯招陳情理如此有何可憫遵更爲之伸理欲令今後有如此之類並作減二等斷遣竊恐賊殺橫行良民受弊非法之善者也許遵所奏不可聽許臣與王安石各有所見難以同共定奪乞朝廷特賜裁酌施行

權知審官院

七月十七日請不受尊號

宰臣曾公亮等請上尊號公例當答詔上疏言尊

號起于唐武后中宗之世原非令典先帝治平二年辭尊號不受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詔臣建言國家與契丹常有往來書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深恥于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未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不允所請仍令更不上表

上大悅手詔答公朕方以淫雨地震實憂被此鴻名有慙面目況在諒陰亦難當是盛典卿可善爲答辭使中外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

復受尊號

八月九日乞聽宰臣等辭免郊賜

時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

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

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乞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

刺史以下皆減半

十一日邇英奏對

八月十一日進讀已上問河北災變何以救之公

對曰饑年難得者唯穀若降金帛令配賣以收糴

則重增煩擾且糴之亦無所得上曰已令漕五十

夫求恕齋

萬石矣對曰瀛州損百五十萬今所漕僅能補三分之一上曰然則奈何對曰水所不及州縣頗稔可糴又汴流未絕可多漕江淮之穀以濟之上又問諫官難得人誰可者對曰臣賤官何敢薦人上因問之對曰臣倉猝不能記容臣退而密奏上因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對曰天下三百餘州擇之誠難但能擇十八路監司使各擇所部知州知州擇所部知縣則得人多矣不可但取資敘及酬獎爲之上又問兩府辭郊賚于事何如對曰臣已有奏狀乞更博訪近臣裁以聖意上曰誰不

同對曰臣獨有愚見他人皆不以爲然上曰朕意亦謂當聽其辭乃所以成其美非薄之也然減半無益不若盡聽之對曰求盡納者人臣之志賜其半者人主之恩也後數日公與王禹玉王介甫同進呈郊賚劄子于延和殿公言節用當自貴近始宜聽兩府辭賚介甫曰昔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今郊賚所費無幾惜之徒傷國體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不猶賢于持祿而固位者乎國家自眞廟之末用度不足近歲尤甚何得言非急務介甫

曰不足由未得善理財之人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爲盜豈國之利介甫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此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于加賦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耳豈可據以爲實介甫曰國初趙普等爲相賞賚或以萬數今郊賚不過三千豈足爲多公曰普等運籌帷幄以萬數不爲過今助祭不過奏中嚴外辦沃盥奉帨巾有何功而得比普等爭論久之

禹玉曰司馬光王安石各執一見言俱是唯陛下裁擇上曰朕意亦與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是日適會介甫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明日邇英講讀罷獨留介甫與語兩府不敢先出以俟之至晡後乃出不數日介甫參知政事

是日舉諫官

略曰臣今日面奉聖旨使采訪可爲諫官者臣退自思忖言事官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得伏見三司鹽鐵副使呂誨累居言職不畏彊禦再經

請降執節不回侍御史呂景外貌和厚內守堅正
見得知恥臨義不疑于臣所知此兩人似堪其選
兼史館修撰
十一月奉敕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生隄利害
是年六月河溢恩州又決冀州北注瀛七月又溢
瀛州樂壽埽都水監丞李立之請于恩冀深瀛等
州創生隄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而河北都轉運
使言當用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成今方災傷願
徐之迺詔公乘傳相度四州生隄回日兼視二股
河利害宋史河渠志

甲午公入辭因請河陽晉絳上曰汲黯在朝淮南

寢謀卿未可去也長編

司馬太師温國文正公年譜卷之四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之五

錫山顧棟高輯
吳興劉承幹校

熙寧二年己酉　公年五十一歲

公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權知審官院

春正月公入對請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宋史河渠志

初商胡決河入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於海是謂

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決於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東至德滄入於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隄帝不聽卒用昌言說置上約

三月公入奏治河當因地形水勢若强用人力橫立隄防則逆激旁潰不唯無成仍敗舊績臣慮見東流已及四分急於見功遽塞北流而二股分流十里之內相去尚近況地勢復東高西下若河流并東一遇盛漲水勢西合入北流則東流遂絕或於滄德隄埽未成之處決溢橫流雖除西路之患而害及東流非策也宜專護上約及二股隄岸若今

歲東流止添二分則此去河勢自東俟至八分以
上河流衝刷已闊滄德隄埽已固自然北流日減
可以閉塞兩路俱無害矣宋史河渠志
譔右班殿直傅君墓誌銘堯俞之祖
夏四月公復與張鞏李立之宋昌言呂大防程昉等
行視上約
時北京留守韓琦上言今歲兵夫數少向日緣二
股及嫩灘闊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
百步有餘則將東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
壅上流湍怒又無兵夫脩護隄岸其衝決必矣况

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大況恩深州所創生隄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敵兩難捍禦望速遣近臣至河所集議帝在經筵以琦疏諭公命同張茂則再往相視宋史河渠志

再使河北有詩云桑麥青青四月初皇華使者又脂車爲臣豈得辭王事只向金鑾坐讀書蓋此時正以翰林學士脩通鑑也

公入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方

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步令近
後仍作蛾眉埽裹護其滄德界有古遙隄當加葺
治所脩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隄本欲捍禦
河水西來相爲表裏未可偏廢帝謂二府曰韓琦
頗疑修二股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攷其事實故
耳宋史河渠志

五月譔右屯衛大將軍令邦墓誌銘

六月論召陝西邊臣

略曰臣任御史中丞日聞國家招納夏國降民曾
上章言其不可俄而种諤等起綏州之役楊定爲

夏虜所殺陝西騷然困於餽戍朝廷謫降諤等以
謝夏虜方能得其稱臣復奉舊約今使者尚未返
命聞陛下復召諤等引對不知陛下欲何所興爲
夫匹夫不守信義猶見輕於鄉黨況於王者臨撫
四夷前日种諤棄百年之信興兵掩其不備僅能
得不食之地百餘里饑虜萬餘人今地則歸之虜
庭民則逃散略盡其爲失策豈不昭然況目今瘡
痍未復憂患未弭虜疑忌中國警備已嚴怨毒之
心蓄而未發諤等乃欲復爲前日所爲臣恐其兵
連禍結不可救解非獨邊鄙之患也伏望陛下深

念

撰虞部郎中李君墓誌銘諱某公從母之夫

論風俗

略曰國之致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籍見近歲士大夫好爲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後生口誦耳剽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其科場舉人發口秉筆動言性命流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

荒唐之詞以此獵取科第祿利所在如水赴壑若
不嚴加禁遏用此舉選臣恐向去任官之士皆何
晏王衍之徒而正始永嘉之弊將復見於今矣伏
望戒勵中外仍指揮禮部貢院先曉示進士若有
僻經妄說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
庶不致疑誤後學敗亂風俗

按所謂好爲高奇喜誦老莊者則荆公其人也
一出而已敗壞風俗若此所謂生於其心害於
其政者歟

八月五日上體要疏

略曰臣聞爲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者因此道也竊見陛下踐祚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不遑日昃繼之以夜雖古之聖王有不能及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設內外百司以相統御使上下有序尊卑有等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而陛下方用爲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夫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職若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陛下當責之兩府至於錢穀

條例此三司之事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使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

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必委之本路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略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於其任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好别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未必有益何則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若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則是非爲之倒置矣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

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仍不知事之利害與人之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則更當擇賢者以代其任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閒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已出則媢嫉沮壞唯恐其成借使使者規畫盡善當職之人必不肯協力以成其事返命之日必從而敗之曰竭力成功於我何有此所以不如毋遣之爲愈也況今之轉運使卽古使者之任苟得其人而委之賢於暫遣使者遠矣若

其自爲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妄然後别遣使
者案之若案得其實有罪則當刑不才則當廢未
必但遣使者往治其任而於當職之人無所利亦
無所廢是又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而在外之
官舉無所用也若此之類臣恐似未得其體也今
朝廷之士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臣竊以
爲末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國之大事
當與公卿議之而不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
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
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

乎苟爲不賢則險陂私謁無不至矣今陛下好於

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

劾或非次而遷官或無故而廢罷外人疑駭不知

所從自以爲聰明剛斷威福在己臣竊以爲過矣

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其當與否皆有迹可

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

使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怨謗

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況詔中所

指揮者卒非大事至於西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

職任諸路監司或姦邪貪猥之人陛下向日所明

知而斥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權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己莫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與之公議事之是非與人之賢否陛下淸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復奪也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己耶陛下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漢世有大政令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天

子稱制以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羣臣
厭然無有不服今陛下聽羣臣名盡其情此誠善
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尙勝者以巧
文相攻辯口相濟反覆再三無有限極非嘉事也
夫人主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法令近者登州婦
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中材之吏皆能立辦
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罪而前知登
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
再命兩府定奪者再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
舍一婦人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終於棄

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
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耶若此之
類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眾人所私議竊歎而
莫敢明言者臣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言之唯聖
明裁察
是年春二月王荆公參知政事創制置三司條
例使議行新法荆公與宰相陳升之領其事遣
八使察農田水利賦役於天下又定謀殺傷首
原法故公言及之
復奏勑同張茂則及都水監官河北轉運使相度閉

塞北流利害（後公罷行獨遣茂則）

先是七月中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閉戊子張鞏奏上約累經泛漲并下約俱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四州水患又使御河胡盧河下流各還故道則漕運無壅遏郵傳無滯留塘泊無淤淺復於邊防大計有利歲減費不可勝數唯是東流南北隄防未立閉口修隄工費宜預備望選習知河事者與臣等熟議以聞

八月己亥公入辭言鞏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

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于滄德等州也宜俟三二
年東流益深闊隄防稍固北流漸淺薪芻有備鑿
之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重公曰兩地皆王
民無輕重然北流已殘破東流尚全唯當併力護
上約則東流日增北流當日減耳帝曰上約安可
保公曰昨經大水而無虞來歲地脚已牢復何慮
且上約居河之側聽河北流猶懼不保今欲横絕
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
有成功公曰借使分爲二流於張鞏等不見成功
于國家亦無所害何則水勢分則害小鞏等急欲

塞北流此皆自爲其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曰防捍兩河何以供億公曰分二流則勞費減半減北流財力之半以備東流何不可帝曰卿等至彼視之時東流己及六分鞏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嚮之公以爲須及八分仍須待其自然不可施功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庚子乃獨遣茂則龍公行茂則奏二股河東流已及八分張鞏等亦奏丙午大河東徙北流淺小戊申北流閉賜詔奬諭公仍賜衣帶馬集中有謝表

按元年冬十一月相視二股河及是秋八月公入奏方略集中俱未載今據宋史河渠志補入公始則排衆議不創生隄專主上約後則謂不宜預塞北流宜待其自閉半年之閒其言無不售者此因勢利導大禹所謂行所無事也一時異議者非懦則躁懦則未見成功撓於羣議躁則急欲集事僥倖受賞識不定持之不堅也魏公能任大事者而亦爲此言彼未嘗親歷不免爲羣言所惑耳

續文獻通考曰熙寧元年六月河決恩冀瀛州

二年浚二股河以導東流盎司馬光請用宋昌
言程昉之議也韓琦以爲不可惟光力主之七
月二股河通大河東流而商胡河北流稍塞盎
東流者自滑恩經德滄入海之路北流者商胡
乾寧入海之路
十一日論責降劉述等
初公與王安石爭許遵議踰年不決文彥博富弼
多主公說帝方嚮安石卒從之至是遂著爲令凡
謀殺已傷案問自首者減罪二等知雜御史兼判
刑部劉述封還其詔并率御史劉琦錢顗共劾安

石任偏見而立新議害天下大公願罷逐以慰天
下詔述差官取勘琦顗降監酒稅中外駭愕
公上劄子略云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
朝廷違眾議而行之又罪守官之人臣恐來者皆
箝口側目以言為諱感福移于臣下聰明有所壅
蔽非國家之福伏望救述等更不取勘劉琦等別
除一差遣庶稍息羣議
撰仁和縣君潘氏墓誌銘皇從姪右武衛大將軍遂州刺史令超之夫人
九月壬辰王安石薦呂惠卿為崇政殿說書公諫曰
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

爲也帝言安石不好官職自奉甚薄可謂賢者公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此其所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眞姦邪而爲安石謀主安石爲之力行故天下併指爲姦邪也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公對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言行錄

十月陳升之同平章事帝問公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公對曰陛下擢用宰相臣愚何敢與帝曰第言之公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

政皆楚人必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邊事公曰但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問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帝又論臺諫天子耳目公對曰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爲擇其人公退而舉陳薦蘇軾等四人上同

二相二參政考宰輔表熙寧二年曾公亮陳旭

同平章事曾公亮係泉州晉江人陳旭建州建陽人皆閩產也二參政謂王安石撫州臨川人唐介江陵人皆楚產也夫介甫之執拗與二公之不協物望誠不免于譏至唐子方之忠鯁與介甫議論不合至疽發背而死而公乃以二楚人並稱何也此未可解　按旭即升之

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對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

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讀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官耳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

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
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
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
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
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
賜坐戶外帝命徙坐戶內左右皆避去帝曰朝廷
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為
之尚能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況縣官法令之威
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公曰
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

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征河東立和糴法時斗米十餘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帝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苦乏若坐倉糴米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狠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

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陛下職也帝曰然公趨出帝曰卿得毋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行狀

司馬君實與呂吉甫在講筵因論變法事至於上前紛拏上曰相與論是非何至乃爾既罷講君實氣貌愈溫粹而吉甫怒氣拂膺移時尙不能言人言一個陜西人一個福建子怎生厮合得著道山清話

七日再舉諫官

略曰昨日面奉聖旨令臣采訪可任諫官者伏見

龍閣直學士陳薦忠厚質直直史館蘇軾曉達時
務勁直敢言職方員外郎王元規志操堅正居官
皆著風迹集賢校理趙彥若平居恂恂遇事剛勁
此四人者臣所素知竊謂可備諫職
八日乞優賞宋昌言
略曰臣去冬奉敕相度二股河及生隄利害當時
都水監丞宋昌言建議欲於二股河口兩岸置立
上約擗水令入東流候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閉
塞斷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除恩冀深瀛
四州以西水患臣等具此利害奏聞蒙朝廷聽許

同列以策非己出百端沮毁謂必不可成不如併力脩生隄賴聖明剛斷必使修置上約今秋擗攔水勢一併入東流其北流彝以閉斷雖頗漂損近東滄德等州然恩冀深瀛以西州軍蒙利亦爲不少昌言不可謂之無功矣今若與向稱二股河不可成者一例受賞臣恐無所沮勸設使向者修置上約不成或背了二股併入北流其同列豈肯分昌言之罪哉望與復舊官外更別加酬奬

十一月撰華陰侯仲連墓誌銘 魏恭憲王元份之曾孫

撰皇從姪右屯衛大將軍士虬墓記

熙寧三年庚戌　公年五十二歲

公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差知審官院

正月公子康以明經登上第康時二十一歲

與王禹玉范景仁宋次道之子同時登科公有和景

仁瓊林席上偶成詩

念昔瓊林賜宴歸絲衣絲綬正相宜將雛雖復慰

心喜負米翻成觸目悲殿角花猶紅勝火樽前髮

自白如絲桂林衰朽何須恨幸有新枝續舊枝

康釋褐試祕書省校書郎耀州富平縣主簿公奏留

國子監聽讀

二月六日再乞資蔭人試經義

略云臣先曾起請資蔭人初授差遣者更不試詩只試孝經論語大義三道未蒙施行今復差知審官院竊見試詩一首實爲無益無論假手於人就得沈宋曹劉有何所用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卽未能踐履亦使知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豈可與一首律詩爲比哉

十一日乞不揀退軍置淮南

略曰臣聞朝廷欲揀禁軍年四十五以上減下請給并其妻孥徙置淮南就食臣唯禁軍皆生長京

師親婭聯亦年四十五末爲衰老一旦別無罪負徙置淮南恐人情惶惑大致愁怨意外之變不可不防梁分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近事之可鑒者也況兵士本欲備禦邊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虛設禁兵亦爲無用萬一邊陲復有警急必更求益兵廣加招募是棄已經教閱經戰之兵而坐收市井畎畝之人欲減兵而冗兵更多欲省費而大費更廣非計之得者也伏願且依舊法禁軍減充小分復不任者放充百姓聽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尙占名籍人情旣安於事爲便

河北安撫使韓琦請罷青苗法帝感悟下其章執政

諭令罷法安石遂稱疾求去帝命公草答詔有云

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遠事任退處便安在

卿私謀固爲無憾朕所屬望將以諉誰安石抗章

自辨帝命呂惠卿諭旨復手札諭安石曰詔中二

語失於詳閱今覽之甚媿安石固請罷上固留之

獎慰㝡久乃復出而持新法益堅

十二日除樞密副使固辭不拜

初上欲大用公訪諸安石安石曰是爲異論者立

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遂有是命

二十日上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

略曰臣近蒙聖恩除樞密副使竊惟陛下所以用臣之意蓋察其狂直庶幾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則陛下亦安用之臣見今日建畫之臣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苛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及不當別遣使者擾亂州縣又因經筵侍坐言散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提舉諸色賞散青苗錢臣竊自疑智識淺短不足以知天下變通之務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畫之臣使行之益力

由是閉口不敢復言今行之纔數月中外言者鼎
沸然所言大率皆止論今日之害而臣所憂者乃
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富者常借貸貧民
以自饒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活雖苦樂不均猶
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出息貸民富者
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官以多散爲功故不問民
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復恐以逋欠爲累必使貧
富相保貧者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則獨償
數家所負春債未畢秋債復來歷年寖深債負益
重幸遇豐稔則併催積年所負之債是使百姓豐

凶常無休息之期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後富者無幾何矣若不幸國家有邊鄙之警凡粟帛軍需之類將從誰取之且常平倉乃三代聖王之遺法也國家每遇凶年專賴此錢穀以振濟飢民今一旦盡作青苗錢則豐年將以何錢平糴凶年將以何穀賙贍臣聞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糴本今無故盡散之他日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使庫物常如泉源無有窮竭則可矣若皆取百姓膏血以實之安可不加愛惜而用如糞土哉陛下若不肯變更以循舊

貫十年之後富室既盡常平既壞帑藏又空不幸
有方二三十里之水旱餓殍滿野加以四夷侵犯
戎車塞路轉餉不休當是之時民之羸者不轉死
溝壑壯者不起而為盜賊將何之矣此時雖有知
者不能善其後今使者爭獻謀畫各矜智巧變更
祖宗法度非一事也欲計畝率錢僱人充役決汴
水種稻澆漑民田及欲洩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
道路之人共所非笑而條例司自以為高奇之策
書以授常平使者必欲行之天下大小遑遑不安
其生苟不罷廢此局則生民永無休息之期矣陛

下誠能昭然覺悟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則太平之業依然復故

臣雖盡納官爵但得爲太平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

二十二日辭樞密副使劄子第五上

略云臣以受陛下非常之知不可全無報效是以乞罷條例司及常平使者若陛下果能行此勝於用臣爲兩府若言無可采臣獨何顏敢當重任

貼黃

近傳聖旨諭臣以樞密本兵之地官各有職不當

更引他事爲辭臣今若已受勑告即誠如聖旨今
未受恩命則猶是侍從之臣於事無不可言者況
二事並是向年已曾上言以其無效所以不敢當
今日新命非爲侵官乞聖明裁察

二十七日公與介甫書

略曰光自接侍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不可謂
無一日之雅向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戾
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于光向慕之心未始變移
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識高而學
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

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今從政始朞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歎介甫亦嘗聞其言而思其故乎光不敢苟避譴怒請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詆毀介甫之甚者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姓各得其職委任而責成功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道于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

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有言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使彼誠君子耶則固不能言利誠小人耶則唯民是虐以飫上之欲又可從乎而又不次用人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攘臂環視衒鬻爭巧各出新意以就功名其為害固已甚矣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雖皆選擇才俊其中亦有輕佻狂躁陵轢州縣騷擾百姓于是農商喪業謗議沸騰怨嗟行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為王

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聖人無過周公孔子然周公未嘗無過孔子未嘗無師今介甫以爲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合則喜之不合則惡之賓客僚友謂見論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詬詈黜逐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于恕乎介甫于天下之書無不觀一旦爲政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徒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

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也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批答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非明主拔擢委任之意故直敘其事以義責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于民者以福天下辭雖樸拙然無一事不得其實者竊聞介甫頗相督過上書自辨至使天子手書遜謝又使呂學士

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
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更
加忿怒行之愈急是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
決勝負光竊為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明過聽欲
使之副貳樞府光竊唯職蒙大恩不可不報故輒
敢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
諸路常平使者主上以介甫為意未肯俯從光竊
念主上親重介甫動靜取舍唯介甫之為信介甫
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
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

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介甫誠能進一言于主上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于目前于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然敢一陳其志以終益友之義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以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爲然也彼諂諛之人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必欲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

之大計哉夫忠信之士于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有賣介甫以自售者介甫將何擇焉

介甫復書

重蒙君實指教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某則以爲受命于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于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

此也人習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以度義而動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詞彊而辨然文章之妙則至矣

與介甫第三書

重辱示諭知不見棄外不勝慼悚夫議法度以授有司此誠執政事也然當舉其大而略其細不當無大無小盡變舊法以爲新奇也且介甫誠能擇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雖日授以善法無益也介甫所謂先王之政者豈非泉府賒貸之事乎竊觀其意似與今日小異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顧以此獨爲先務乎今之散靑苗錢者無問民之貧富願與不願强抑與之歲收其什四之息謂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于闢邪說難壬人果能如是乃國家生民之福但恐介甫之座曰

相與變法而講利者邪說壬人爲不少矣介甫偶
未之察耳盤庚遷都而臣民有不從者不忍脅以
威刑故勤勞曉解其卒皆化而從之非謂盡棄天
下之言而獨行己志也光豈勸介甫以不恤國事
而同俗自媚哉蓋謂天下異同之議亦當少垂意
采察而已

辭樞密副使劄子第六上

略云臣近曾上疏乞罷一二事未聞朝廷少賜采錄
但聞條例司愈用事催散青苗錢愈急中外人情
愈恟恟臣當此際獨以何心敢當高位伏望陛下

出臣所上疏宣示中外臣庶共决是非若臣言果
非乞收還敕告治臣妄言及違慢之罪
公謁告之六日上復趣令入見公固辭乞早收還
敕告上遣劉有方諭公以依舊供職公入對曰臣
自知無力于朝廷朝廷所行皆與臣言相反上曰
反者何事也公曰臣言條例司不當置又言不宜
多遣使者外擾監司又言散青苗錢害民豈非相
反上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公
曰以臣觀之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也上曰元
敕不令抑勒公曰敕雖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

諷令抑勒如開封府界十七縣唯陳留姜潛張赦
榜縣門及四門聽民自來請自給之卒無一人來
以此觀之十六縣恐皆不免于抑勒也上敦諭再
三公再拜固辭上曰當更思之會安石復起視事
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
還詔書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鎭曰由臣
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職許之
帝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辭樞
密一節朕自卽位以來唯見光一人
韓魏公與公初除樞副辭不受以書與潞公勉

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
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潞公以書吴公公曰自
古被這般官爵引壞了名節爲不少矣魏公聞
之云君實作事當求之古人
公既辭樞密副使名重天下韓魏公元臣舊德
猶相歆慕在北門與公書云多病寖劇闕于修
問但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爲意屢以直言正論
開悟上聽懇辭樞弼必冀感動大忠大義充塞
天地橫絕古今固與天下之人歎服歸仰之不
暇非于紙筆一二可言也又書云音問罕逢闕

於致問但與天下之人欽企高誼同有執鞭忻
慕之意未嘗少忘也又書云伏承被命再領西
臺在于高識固有優游之樂其如蒼生之望何
此中外之所以鬱鬱也馬氏勢曰三書見東萊
詩話世所行魏公安陽集遺此故雖搢紳間亦
罕有知者祈博雅君子搜訪全文刋入集中亦
百世一快云
按公以濮議與歐公齟齬而歐力薦公以剌義
勇與韓公爭辨而韓傾倒至此昔賢心事可想
三月二十八日擬學士院試李淸臣等策問一首時王

介甫言于上以爲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故因策目以此三事質于所試者范景仁後至曰流俗不足恤一事我已爲策目矣遂倒之明日禁中以紙帖其上別出策目試淸臣等

問先王之治盛矣其遺文餘事可見于今者詩書而已矣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面稽天若益言王者造次動靜未嘗不考察天心而嚴畏之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益言嗣王未有不遵禹湯文武之法而能爲政者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書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益言與衆同欲則令無不行功無不成也今之論者或曰天地與人了

不相關薄食震搖皆有常數不足畏忌祖宗之法不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憚改爲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紛紜之議不足聽朱意者古今異時詩書陳迹不可盡信耶將聖人之言深微高遠非常人所敢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耶願聞所以辨之

通鑑帝諭王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帝曰陳薦言外人云卿以爲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試館職策問意指此三事安石默然

四月十六日請自擇臺諫官

略曰臣見近日言條例司害民及呂惠卿姦邪者率被責降或更加以惡名如呂公著告辭云乃誣方鎮有除惡之謀中外聞者無不駭愕竊惟執政之意止欲禁塞言者使不敢復言更擇背公死黨之人以居其位如此豈社稷之福今被逐者臣不敢留願陛下自擇公正剛直者布之言路勿為羣臣所欺蔽則天下幸甚

邇英讀通鑑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上曰舜堲讒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為讒安得不黜

公曰進讀及之爾時事臣不敢論也及退帝留公謂曰呂公著言藩鎮欲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也公曰公著平日與儕輩言猶三思而發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謂靜言庸違者也公曰公著誠有罪不在今日向朝廷委公著舉臺官公著乃盡舉條例司之人與條例互相表裏使熾張如此今乃復言其非此所以可罪也言行錄

安石未知名時以韓呂爲巨族藉之取重乃深與公著交及執政患臺諫多橫議薦爲御史中丞既

而公著言條例不便帝又使公著舉呂惠卿爲御
史公著曰惠卿誠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安石積怒
會帝語執政呂公著常言韓琦將興晉陽之甲以
除君側之惡安石因用爲罪貶知潁州且命宋敏
求草制明著罪狀敏求不從但言敷陳失實安石
怒命陳升之改其語行之溫公日錄及通鑑
荆公與申公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
太平及薦申公爲中丞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未
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荆公之喜
怒如此蓋孫覺莘老嘗爲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

論列而遭挫折若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爲中公也見聞錄

申公居洛一日對康節長歎曰民不堪命矣康節曰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作曰公著之罪也全上

五月二日論李定

初李定爲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即往

白安石安石大賢宜薦使入對由是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遂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坐格詔命落職

公疏言朝廷知大臨等累次封還詞頭今復草之則爲反覆必難奉詔因欲以違命之罪罪之使今後無敢立異者若果如此自非偷合苟容之人皆不得立于朝矣且陛下果知其賢何不且試之俟其功效顯著然後進用何必今日與臣下力爭勝負

二十一日作四言銘

六月上宗室襲封議

先是二年中書樞密院言祖宗受命百年皇族日以繁衍而親疏未有等殺請參酌典制聞奏議定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世世封公補環衛官以奉祭祀不以服族盡故殺其恩禮其非袒免親不賜名授官許應進士明經十一月甲戌詔曰祖宗昭穆是宜世世之封王公子孫抑有親親之義若乃服族之既竭洎于才藝之並優在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懋宜依中書樞密所奏祖宗之後世世襲補外官非袒免親罷賜官授名

議曰臣等竊原聖人制禮必使嫡長世世承襲者所以重正統而絕爭端也古者諸侯生立世子死則襲爵無則立嫡孫無嫡孫則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此皆爲始甍之時應襲爵之人也國朝故事常封本宮最長者一人爲國公陛下以爲非古故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降敕稱三祖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又稱非祖免親更不賜名授官禮院參詳既言擇一人爲宗卽與自來事體不同合依禮令傳嫡明矣又聞十一月五月奉旨祖宗之子並令傳嫡襲封諸宮院已封公者見今且依舊將來更

不承襲臣等詳觀兩次詔旨皆欲以復古禮而襲
正統也今據禮院所定諸王後合襲封人內秦王
之後陳薦等欲立其庶曾孫克繼韓忠彥等欲立
其庶長孫承亮楚王之後陳薦等欲立其庶曾孫
世逸韓忠彥欲立其庶長孫從式魏王之後衆禮
官皆欲立其嫡孫同母弟宗惠臣等看詳三王見
今自有正統而承亮從式宗惠並係旁支若此三
人襲封則子子孫孫常居環衛與國無極其正統
子孫祖免以外更不賜名授官數世之後降爲皁
隸如此三人何幸而封正統何罪而絕不唯與禮

令乖違亦非聖詔所謂爲宗傳嫡者也所以然者
葢緣禮令據初襲之時定爲嗣之人今日于數世
之後定當爲後者事體有殊而帯執令文所以有
此紛紜也案忠彥等以爲令文與古稍異若無嫡
孫而有嫡曾孫則舍曾孫而立嫡子同母弟若無
母弟又立庶子不論旁支常以親近者爲先不知
令文所謂子孫承嫡者葢言嫡子嫡孫百世相繼
不絕唯不幸而絕則有立嫡子同母弟以下之事
非謂有嫡曾孫舍之不立而立嫡子之母弟也晉
庾純吳商王敞范宣諸儒所論並言嫡統不絕則

旁支無繼襲之道必若忠彥等所云但以行尊屬
近者爲嗣則國家故事取本宮最長者一人封公
已足遵行矣何必近日更有敢作乎臣等謹依古
禮及令文并去年兩次聖旨指揮重行定奪秦王
之後合以克繼襲封楚王之後合以世逸襲封魏
王之後合以仲蒼襲封其餘並如衆禮官議所定
公自注云時在學士院朝廷以爲非是兩制議
者各贖銅三十觔禮院各追一官　六月丁丑
封宗室秦晉蔡魏燕陳越七王後爲公
九月辛丑乞差前知資州龍水縣事范祖禹同修資

治通鑑

按宋史九月戊子朔辛丑是月之十四日

前已辟劉攽劉恕與祖禹共三人及公歸洛詔聽以書局自隨而二公在官所獨祖禹在洛公事以書局委之故是書祖禹致力尤多

公貽范夢得書云夢得今來所作叢目方是將實錄事目標出其實錄中事應移在前後者必已注于逐事下訖假如實錄貞觀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始有靖傳傳自鎖告變事須注在隋義寧元年唐公起兵時破蕭銑事須注在武德四年滅銑時斬輔公祏須注在七年平江東時擒頡利須注在貞觀四年破　自舊唐書以下俱未曾附注突厥時他皆倣此

如何遽可作長編也請且將新舊唐書紀志傳及統紀補錄并諸家傳記小說以至諸人文集稍干時事者皆須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實錄所無者亦須依年月日添附無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稱是月無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稱是歲無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 如左氏傳稱初鄭武公娶于申之類及爲某事張本起本者皆附事首者也如衛文公復國之初言季年乃三百乘因陳完奔齊而言完始生筮知入世之後成子得政因晉悼公卽位而言其得官得人不失伯業因衛北宮文子聘于鄭而言裨諶草創子產潤色因吳亂而言吳夫槩王爲棠谿氏注云傳終言之之類皆附事尾者也 有無事可附者則約其時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 如左傳子罕辭玉之

類必無的實年月也假如宰相有忠直姦邪事無處可附者則附于拜相時他官則附于到官時或免卒時其有處可附者不用此法但稍與其事相涉者即注之過多不害假如唐公起兵諸列傳中有一兩句涉當時者但與注其姓名于事目之下至時雖別無事迹可取亦可以證異同考月日也嘗見道原云只此已是千餘卷書日看一兩卷亦須二三年功夫也俟如此附注俱畢然後請從高祖初起兵修長編至哀帝禪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禪位已後事于今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間空一行許素紙以備翦開黏綴故也隋以前者與貢父梁以後者與道原令各修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

此書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後天祐以前則此等事盡成遺棄也二君所看書中有唐事亦當納足下處修入長編耳其修長編時請據事目下所該新舊紀志傳及雜史小說文集盡檢出一閱其中事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備者錄之彼此互有詳略則請左右采獲錯綜銓次自用文辭修正之一如左傳敘事之體也此並作大字寫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違戾不同者則請選擇一證據分明情理近于得實者修入正文餘者注于其下仍為敘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先注所舍者云某書云云某書云云今按某書

證驗云云或無證驗則以事理推之云云今從某書爲定若無以考其虛實是非者則云今兩存之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假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爲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稱隋義寧二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稱景雲三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也詩賦等若止爲文章詔誥若止爲除官及妖異止于怪誕詼諧止于取笑之類便請直刪不妨或詩賦有所譏諷如中宗時回波詞諠譁竊恐非宜肅宗時李泌誦黃臺瓜辭之類詔誥有所戒諭如德宗奉天罪己詔李德裕討澤潞諭河北三鎮詔之類及大政事號令四方或因功遷官以罪黜官其詔文雖非事實要知當時託以何功誣以何罪

亦須存之或文繁多節取要切者可也妖異有所警戒凡國家災異本紀所書者並存之其本志強附時事者不須也讖記如李淳風言武氏之類及因而致殺戮叛亂者並存之其妄有牽合如木入斗為朱字之類不須也相貌符瑞或曰此為人所忌或為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詔者或偽造或實有而可信者並存之其餘不須也妖怪或有儆戒如鬼書武三思門或因而生事如楊慎矜墓流血之類並存之其餘不須也詼諧有所補益如黃幡綽謂自己兒最可恰石野猪謂諸相非相之類存之其餘不須也並告存之大抵長編寧失于繁無失于略千萬切禱切禱今寄道原所修廣本兩卷去此卽據長編錄出者其長編已寄還道原恐要見式樣故也

奏彈王安石表

熙寧三年御史中丞光等累次全臺上疏參知政

事王安石妄生姦詐熒惑聖聽及公亮等各務依違未曾辨正乞明其罪不蒙施行竊以易喻履霜書戒作福易書之義其知幾乎安石首倡邪術欲生亂階違法易常輕革朝典而又牽合衰世文飾姦言徒有嗇夫之辨談拒塞爭臣之議論加以朋黨親舊蟠據重任專制威福人心動搖天下驚駭苟陛下不遏其端其爲禍不小矣臣職居御史身爲諫官臣與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器如寒暑之不可同時是以屢犯天顏甘蒙鈇鉞伏望誅逐亂臣延納正士上順皇太后之意下慰億兆人之心

則臣等就退誅戮無所復恨

按公以治平四年四月除御史中丞九月罷復還經幄自後以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至是年出知永興軍中間凡四年皆供翰林之職邇英進講而此表猶書中丞職銜且云身爲諫官此豈其兼官耶又通鑑前列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公于是年亦有答司馬諫議書則諫議中丞之官公固始終兼攝矣

癸丑罷翰林學士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永興軍宋京兆府今西安府

公入見求去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公曰
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公著輩者皆毀其素履中
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且臣善安
石孰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亦毀之彼一人
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求去益力帝
乃許之
按宋史神宗本紀是年九月癸丑作東西府以
居執政癸丑係月之二十六日荆公集有十月
七日公與諸宰執俱遷入新府謝上表是時荆
公方得君銳意改更成法置將官行保甲募役

市易諸法明年遂同平章事公旣奏彈安石故

不崇朝而卽去也

十月辛酉撰贈比部郎中司馬君墓表公從兄諱某以天禧四年

卒公生纔二年男京以天章公蔭入官至是年七

月壬寅夫人福昌縣太君王氏卒十月辛酉祔葬

于墓公

爲之表

十一月二日朝辭進對乞免永興軍路青苗免役錢

略云臣竊見陝西百姓自城綏州供應諸般科配

近復有環慶事宜加以今年亢旱五稼不熟人戶

流移者已閙不少伏見先所散青苗錢貧破百姓

今又聞欲令州縣出免役錢若果行此其爲害必

又甚于青苗何則上等人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
休息今歲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也下等人戶
及單丁女戶等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孤貧
鰥寡之人俱不免役也錢少則不足以僱人錢多
則須重斂僱人不足則公家闕事重斂于民則衆
心愁恐且受僱者皆浮浪之人使之主守官物則
必侵盜使之幹集公事則必爲姦事發則挺身逃
亡無有田宅宗族之累建議者亦自知其不可乃
云若僱召人不足卽依例輪差支與逐處所定僱
錢若僱錢可以了事則自當有人應募今旣無人

應募必是錢少不足充役是徒有免役之名而役猶不免但無故普增數倍之稅也以富庶之域猶不能堪況當陝西彫敝之時乎伏乞特免永興軍一路青苗免役錢以愛惜民力而奉邊費其餘則繫自朝廷裁酌

乞不令陝西義勇戍邊及刺充正兵

略曰臣先任諫官日伏見國家揀刺陝西義勇臣累曾論列以爲無益于用近聞環慶路用之與西賊戰鬬望風奔潰致主將陷沒其不可用已顯然臣竊聞議者猶欲教閱義勇以抗西賊若止令守

護鄉土猶于人情不至大擾若發以戍邊或如慶麻中刺充正兵則衆人覩環慶之敗譬如無罪往就死地國家既重賦斂以盡其財又逼之戰鬬以絕其命是驅良民使爲盜賊也彼爲官軍則惜生故望風退走彼爲盜賊則必死自可以一敵百臣恐今日教之挽射擊刺乃他日爲盜之資也廟堂萬一行此詔下之日臣恐論列不及今當遠離朝廷不得不先事言之

按宋史是年八月己卯夏人犯大順城環慶路鈐轄李信等敗績是月慶州巡檢姚兕敗夏人

于荔原堡鈐轄郭慶都監高敏死之九月癸丑
詔環慶陣亡義勇餘丁當刺者悉免則其餘正
丁仍不免刺矣公與魏公爭論者未及十年而
其言歷歷若左券

乞留諸州屯兵

略曰臣竊聞永興路所管十州屯駐禁軍至少皆
是沿邊就糧兵士常時分爲上下番一半在逐州
或遇邊上稍有警急則盡皆抽去逐州更無守把
兵士臣竊惟事必須思患預防萬一犬羊犇突間
諜內應或盜賊乘虛姦人竊發其本州官吏手下

無兵雖有智勇將安所施宜逐州各添一指揮永
興爲關中根本宜添兩指揮若朝廷別無兵士可
以差撥乞于沿邊就糧兵士內撥留在逐州屯駐
邊上更不得句抽庶幾緩急有備
按三疏俱于朝辭日奏請公未至永興而爲地
方熟計利害懇懇款款如此眞仁人之言哉
知永興軍謝上表
略曰荷恩至重任責尤深唯此咸秦昔爲畿甸論
其平時誠爲樂土在于今日適值凶年經夏亢陽
苗青乾而不秀涉秋淫雨穗腐黑而無收羸老懷

溝壑之憂姦猾啟萑蒲之志正宜安靜不可動搖
譬諸烹魚勿煩擾則免于麋爛如彼種木任生殖
則自然蕃滋
十二月一日申宣撫權任製造乾糧麧飯狀
略曰準宣撫使節文州軍將床一斗變造乾糧五
斛如見在床數不多即一色變造麧飯光竊計義
勇戍守之時每人日給米二升半一月口食共七
斗五升若更加乾糧一秤并械器衣裝恐一人之
力難以勝任又須差配百姓不無騷擾竊見慶歴
年中議出兵討伐元昊亦曾令陝西諸州製造後

所在堆積盡成朽腐今公私困竭而復造此無用

誠爲可惜且國家備邊止于戍守則沿邊自有倉

廪無用乾糧皴飯徒使遠近驚駭謂國家又欲出

兵不爲便穩光已指揮令停造更聽候宣撫衛指

揮

是月丁卯荆公加同平章事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之五